

# 是谁说前往中国旅行不安全？

cn.nytimes.com/opinion/20200206/china-travel-coronavirus/

ROSIE SPINKS 2020年2月6  
日

February 6,  
2020



周一，在马尼拉机场的一个中国家庭，他们飞往上海的航班被取消，原因是菲律宾政府实施了往返中国的旅行限制。 Ezra Acayan/Getty Images

冠状病毒的暴发似乎是由两股相反的力量定义的：以惊人效率连接世界的旅游业，以及正由排外言论和筑墙主导的政治。

然而，呼吸道感染是无国界的。尽管世界各国政府采取了极端措施，包括取消航班、关闭边境、发布通常只针对冲突地区的旅行警告，但病毒还是传播了出去。

一次又一次，那些被视为“西方”的旅行目的地受益于一种文化上的熟悉感和假定的安全，而所谓的外国或异国就得不到这样的好处。作为旅行者，当我们考虑哪些地方太不安全，不能前去旅行的时候，最终决定不仅取决于当地的实际情况，也取决于媒体、旅游业和外国政府塑造的看法。不管旅行者是否意识到这一点，世界上许多不公平现象背后的权力结构都微妙地反映了这一点。

或许有可靠的论据证明，禁止中国旅行者进入世界其他地区，并禁止世界其他地区旅行者进入中国，是一种合理的公共卫生应对措施。但上周宣布“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”时，世界卫生组织明确表示不认为有必要限制贸易或旅行，至今仍是如此。它只是呼吁在国际机场和中国的交通枢纽进行出口筛查。

广告

美国国务院拒绝最近到过中国的外国人入境，对从中国返回美国的美国公民进行筛查，并要求他们自我隔离14天。它明确告知美国公民不要访问这个国家。英国航空(British Airways)、德国汉莎航空(Lufthansa)和美国的三大航空公司等主要航司已经暂停了所有飞往中国的航班，而皇家加勒比邮轮公司(Royal Caribbean)则拒绝任何在过去15天内往返中国或香港的乘客登船。像它们这样的旅行公司之所以要这么做，主要源于员工的压力和不断下降的航班需求。毕竟，驾驶空飞机往返中国是无利可图的。

但是，是什么促成了政府的反应呢？答案似乎不是证据。乔治城大学(Georgetown University)研究新发传染病的助理研究教授艾琳·索雷尔(Erin Sorrell)说，在机场进行筛查、对有确诊病例的邮轮或航班进行隔离、在疫情暴发中心隔离社区等措施可能是有效的。然而，她和其他专家表示，现有证据表明，全面关闭边境并不是遏制呼吸道病毒的有效手段。她认为，应该把资源用于治疗病人、开发疫苗和其他应对措施。

可悲的是，这些自上而下的决定在普通人群中会演变为毫不掩饰的种族主义，证据比比皆是，在这类疫情暴发中向来会出现这种趋势。

冠状病毒与其他影响当地旅游业的内乱、自然灾害或突发事件有一些共同之处：其破坏力不在于实际风险，而在于人们对风险的感知。许多专家说，大多数感染冠状病毒的人受到呼吸道感染，之后可以彻底痊愈。但极端的反应——取消航班、关闭边境和四级旅行警告——似乎应当适用于更糟糕的情况。

这里存在着一种常见的不公平。对旅行风险的感知很少是客观的。例如，上月澳大利亚持续的森林大火后，国务院发布了二级旅行警告。它建议旅客考虑推迟旅行，因为澳大利亚的空气质量极差，而且持续数月的火灾可能会威胁居民安全。几天后，警告被降为一级，据报道，这是源于澳大利亚总理斯科特·莫里森(Scott Morrison)向特朗普政府发出的直接吁求。类似地，在2017-18年流感季，美国暴发了一场特别严重的疫情，呼吸道病毒导致约6.1万人死亡，4500万人出现症状——但没有旅行警告。

冠状病毒在很大程度上与其他的旅游中断不同：旅游收入和国内生产总值的潜在损失不仅会损害中国，也会损害其他国家。在SARS暴发后的15年里，中国游客已成为全球最强大的客源市场，2012年中国出境游客数量超过了其他所有国家。2017年，中国公民出境旅游超过1.43亿次；据Skift Research预测，到2029年，这一数字将达到2.86亿。世界各地的奢侈品零售商都依赖中国游客持续不断的旅游消费，旅游目的地也专门制定复杂的营销策略来迎合他们。

广告

世人往往认为旅行和旅游是两个不同行业的集合，是并行但各自独立运转的。但实际上，这是一个由经济上相互关联的部分组成的网络。虽然它受到其运作的政治环境的制约，但也有机会对抗当今的政治规范，特别是当政策违反国际机构所建议的最佳做法的时候。

然而，随着有关冠状病毒的言论甚嚣尘上，过去15年中国旅游市场的惊人增长，似乎并没有消除业界在面对怀疑和不确定性时将中国游客视为“他者”的冲动。在没有得到国际机构建议的情况下，取消航班、邮轮和关闭边境不仅是一种经济上的自残，也是在浪费一个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的机会。